

福田思想與 慈濟功德

關世謙

福田，顧名思義就是幸福的園地。幸福則是古今來人們一致所追求的目標。不論男女老幼終年所嚮往的，就是幸福。朝晚禱祝禱禱的無非都是：家宅平安、人丁康寧、事業發達、學業繁榮等人人所欣願的理想。可是，佛教是講究因果報的，佛陀教示眾生，只有行布施的人，才能得到幸福的回報。因此，福田思想是發心行善人士所應深切瞭解的。

佛教素來以慈悲為宗旨。慈悲的定義，「大智度論」告訴我們說：「無緣大慈」、「同體大悲」，無緣大慈，就是不計較所布施的對象，與我有什麼關係；同體大悲，就是憐愍一切眾生的痛苦，有感同身受的同同情心。因而，上求菩提，下化衆生的大心菩薩，雖然以廣行六度為本願，而應化人間，但如以布施度為首要，可見布施波羅密在菩薩道中所佔的份量，因為從無始劫來，許多佛菩薩都是以布施功德，來成就苦行而成就正覺。

行布施就是在幸福的田園裏，播下福報的種子，日積月累，不但有生之年能得到資產豐裕的福報，且如能生生世世地繼續福下去，將來果報成熟，了生脫死，圓成菩提，是必將實現的。

種福田的一般情形，是向佛法僧三寶行布施為對象的，進而也引伸到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乃至父母、師長，都可以稱為福田，對之施行，也能得到莫大的功德。從而，福田便有了一種類的區分。敬田與悲田是一般的概念，轉而也有苦田、恩田、貧窮田、功德田等名稱，因之亦演化成二福田、三福田、四福田、七福田、乃至八福田等類型，這都是佛經中所指出的福田分類。

「佛說福田經」中，對於福田思想大為提倡，用以鼓勵實法佈施功德。除了把上述的佛法僧指為三寶福田外，進而也把範圍擴展到父母、師長、貧困、孤獨，乃至畜生，都可以作為行施種福田的對象。針對上述經義，大略加以區分，則敬田是對三寶，恩田是對父母師長，悲田是對貧窮困苦人，苦田、趣田是對畜生。如再進一步析論功德的差別，依經義所

園、浴池、樹木，乃至向貧病的眾生施捨醫藥，來療治他們的痛苦，甚至建造舟船，架設橋樑，用以方便過渡行人，以及開鑿水井供行人解渴，更有普遍設置公廁，以便利過往行人，都是行善積德所應盡的義務。

另外也有八福田之說，這是出自「梵網經」中，天台宗智者大師，據以採列的八種福田是：佛、聖人、和尚、闍梨、僧、父、母、病人等，但華嚴宗的法藏大師在「梵網經疏」中，將八種福田略為：一、造橋鋪路，二、水路橋樑，三、平治險路，四、孝養父母，五、七救濟沙門，六、供養病人，七、救濟危厄，八、設無遮大會。這裏所謂供養病人，就是指病福田。

「梵網經」說：「八福田中，看病福田為第一福田。」可見諸多福田中的看病福田，最能表達慈悲心的流露，這是一種沒有布施物體的無形福田，只憑一顆慈悲的愛心，向那些處身在呻吟與病痛煎熬中的罪苦眾生，施救或給予精神上的慰藉，以減輕他們所受的痛苦。因此，佛陀在「梵網經」中特意推崇這項功德的偉大。但是，佛陀更為強調，上述一切的行施，都是基於慈悲心的表達而作為，毫無求報的動機，是以供養三寶，這稱之為「施物福田」，並且還包括布施果

上所稱的心臟，這是有形可見的心，它位於我人胸腔左側，它是人體循環系統中的一個器官。它的作用，是壓迫血液流行全身，供給人體組織細胞的營養和氧氣。心臟是人體中最要的器官，心臟停止跳動，也就是人體生命結束的時候。雖然如此，但它只是人體中物質的心，它不是我人具有思考、判斷、分別、記憶等作用的「心」。

二、緣慮心：這顆心，又名妄心，它相當於生理學上人體大腦的作用，大腦可思考、判斷、分別、記憶、正、邪、悲、喜、愛、恨、煩惱、瞋怒、愚痴、傲慢、悔恨種種惡念，從而導致出入萬四千煩惱，使我們的一顆心終日紛擾不安，如處身火宅之中，煩惱由心而生，因煩惱更增加了心的紛擾，心究竟是什麼？我們今天來談談我們這一顆「心」。

在佛經中，把「心」分為許多種，它們各有其不同的名稱和作用，我們擇要介紹出五種，分別解說如下：一、肉團心：肉團心，就是生理學上所稱的心臟，這是有形可見的心，它位於我人胸腔左側，它是人體循環系統中的一個器官。它的作用，是壓迫血液流行全身，供給人體組織細胞的營養和氧氣。心臟是人體中最要的器官，心臟停止跳動，也就是人體生命結束的時候。雖然如此，但它只是人體中物質的心，它不是我人具有思考、判斷、分別、記憶等作用的「心」。

原來在佛經中，稱人是由五種元素所構成，這五種元素叫做「五蘊」，即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色是物質，是構成身體的要素；受、想、行、識是人的精神活動，而受、想、行、識三者是識的作用，所以精神活動的本體是「識」。但細分起來，「識」又有八種：一、眼識，二、耳識，三、鼻識，四、舌識，五、身識，六、意識，七、末那識，八、阿賴耶識。而所謂「緣慮心」，就是前六識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識的作用，關於此緣慮心，下節再詳加介紹，此處略。

三、思慮心：思慮心，是第七末那識的作用。末那識時刻一刻執著「我」，執著五蘊和合的身體是「我身」，執著前六識的活動是「我心」，執著宇宙間一切現象所生之事物物為「我」，這就是「我執」。

四、執著心：這是第八阿賴耶識的作用。此識又名藏識，它藏著我人無始以來各種善惡功過的種子——業力，這些業力種子，遇到因緣成熟，則會萌芽生長，開花結果。佛經上的術語叫「起現行」，由起現行而開花結果，再製造出業力種子，又儲藏在阿賴耶識裡，如此週而復始，就成了我人生死輪迴的根本。

這阿賴耶識，約相當於俗稱的「靈魂」，但並不像世俗所說的靈魂，靈魂，死後變異，可再投生為人等等。不過此識是我人再投生輪迴的根本，佛經上說此識：「去後來先作主翁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五、堅固心：這是我人一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、永遠堅實存心的真心，「清淨心」。但這清淨心，自無始以來，為「根本無明」所蔽覆，使我人不認識它，甚至於遺忘了它。它好比是金礦中的礦砂，我們只見砂石，而忽略了砂石中的真金。這堅固心、清淨心、真心，究竟什麼樣子，留待下節再說。

（上）

請於閱讀本刊之後
如不保存，轉贈
他人，功德無量！

論「痛」

韓林



一位也曾身經「亂世遭飄泊，生還偶然逢」的天涯「浪子」，從世界各種主義都管不到的香港來信說：

「韓老：您老人家十二月十八日來函悉，看來上次寄給您的信又丟了！大約在十一月十五號左右寄上二信，信中附有『關於弘一大師的資料』一份，是關於『大師』（俗名）各親屬的情況，這是一份剪報，看來是『福及池魚』，信也被擲進垃圾桶裏去了。這份資料和『政治』毫無關係，這也不讓老百姓看，還算什麼『自由世界』，未免太不像話了。『攻城為下，攻心為上』，天天喚『反共復國』，喚了三十多年，老做不得人心，那才能……」

來不是沾了共產主義病毒了麼？這種病毒一旦跟著這張廢紙傳到水晶球般聖潔的寶島——福摩莎，我們這些純淨、天真的頭顱，可不會被魔鬼洗腦？

這位老弟——尤其搞不懂的是——故國沉淪，乃是抗日戰爭之後，一些所謂民主人士、社會名流，淹沒了中國社會和中共席捲大江南北；接踵而來的，就是越南之淪陷，帶來海上難民的苦痛。而他，又那裏會有海上喋血的難民經驗？難怪說出此種「分枝主義」的怪調了。

蓋共產主義之毒，猶如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。設若這份剪報是在「郵檢大人」慧眼之下下掉，毫無疑問的是——因為這是一封來自「香港」的信；香港，已沾上幾分紅色毒素了，而況信上又附上了一份不知那一種主義者寫的斷爛朝報，當然——很可能是大公報？（其實，根本無人知道那是什麼報，也許是剪自香港的星島日報、明報。這些報都有簡體字。）——那不是大逆不道嗎？

如果是大公報，不論上面那一個字，都是附有共產主義幽靈的；既附有恩、列、史、毛的幽靈，就是等於活生生的共產黨了；等於共產黨的這份剪報，又如何能讓它登陸台灣自由之樂土？

我的這位朋友如果明白這種反共的骨牌理論，他必然會忠貞得像史可法一樣，寧願葬身異域，也不會如此對犬吠日了。

——現在，讓我擦一下老眼，休息一下。

我還是想不透，世界上竟有這麼多的中國人，會戴上一付有色眼鏡來看我們寶島的「保全」裝置。彷彿他們吃共產黨的苦頭還吃不夠似的。

像我活這麼一大把年紀，從民初看到現在，親眼所見，五四學潮、江西匪亂、大陸變色，弄得中國人民流離失所，是誰之禍？

像這種「自由毒藥」思想，左右都是令人心「痛」的。

當然，我也有個別之「痛」。就是這位老弟給我的剪報丟了，使我看不到一代高僧弘一大師的親屬流布圖，我在晚年殘年之餘，平添了一次貼身的遺憾。我相信凡是景仰弘一大師的國人，一定會與我同有此「痛」。

活在這五濁亂世，就是隨時隨地有這些「痛」要纏到你。

這也是我一生所忍受的無數種痛楚之中的又一「痛」！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卅一日

因為近年患了飛蚊症，又年屆八十，初看這這字跡潦草的信，還以為眼睛花了，霧障了心竅；再看一遍，才明白這位老弟「大驚小怪」，如此偏激！他那裏知道我們既定的反共國策？他那裏明白共產主義之猶如癌症病毒；之猶如奧斯辛的毒氣，一旦滲進了我們這一片光明清淨的佛土，會污染我們一千多萬個天使一般的靈魂呢？

須知，這一份剪報，上面也許有「簡體字」，這是嚴重的毒字。也許是來自中共的什麼尼巴報：像大公報、文匯報、光明日報呀……那還得了？雖然弘一大師——李叔同的家屬不一定是共產黨，但是他們的名字和目前的景況，被登在這張報上呀，這一